

廣四十家小說第二冊

廣
天
地
人
物
志

賈氏談錄

張洎編

盛事錄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
太常卿鄧太尉鄧外臺尚書鄧廷尉鄧執金吾鄧左僕射平章事鄧又鄧及鄧五知貢舉事得一百四十八人
 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知。歎曰。崔鄧家門孝友。可為仕族師矣。鄧嘗構一小齋。於
 別寢。御筆題額。以賜號曰德星堂。今京兆居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之社。

皇公莊

贊皇公平泉莊。周迴十里。構臺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
 不畢置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已絕矣。唯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蕊等。
 僅有存者。鴈翅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珠子柏實皆如珠子。蓮房玉蕊上青。開數十步。蓮房玉蕊每附莖之上。上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者也。怪石名品。
 甚衆。各為洛陽城族有力者。望去。石上皆刻有字。唯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為陶學士徙置。
 梁園別墅。禮星石縱廣一丈。尺餘。有紋理。成斗極像。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遠相通連。一貫其狀。宛如獅子首。凡眼鼻皆具。
 含元殿

含元殿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為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興慶宮

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故臺之南。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深廣。南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環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已來。多被百姓斫伐。今所將者。猶有列行焉。

貢院榜

貢院所司呼延氏。自舉場已來。世掌其職。迄今不絕。此亦異事。賈君嘗問放貢人榜。古語及貢院字。用淡墨毡書。何也。對曰。聞諸祖公說。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名。說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則修改無及矣。然一榜之內。字有一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毡書。益增奇麗爾。

鄭生書本

鄭生者。丞于陽武之後也。家藏法書數十軸。賈君嘗得遍閱。其尤異者。晉魏瓘上武帝啟事。紙尾有天子批答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勅信。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文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殺圓如棊子。不可尋認。復有歐陽率更令為皇太子草起居表。本不斥言太子。諱一君叩頭頓首書。甚端謹。然多塗改。紙末別標臣詢呈本四字。

李贊皇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至人臣。但厄在白馬園。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拜太尉。封衛國公。然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內廷登庸。出德裕為荊南節度使。旋廣淮南。李相有吳女納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咸通中。令狐丞相絢嘗夢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今已得請於帝矣。君方持衡柄。誠為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洛陽葬。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

奏。懿宗允納。卒獲歸葬洛陽。

驪山宮

驪山之諸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巖谷。望之鬱然。雖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者。次南。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澈如玉。面背隱起魚龍花木鳥獸之狀。千名萬品。不可殫紀。四面石坐階而下。中有雙白蓮泉。眼自甕中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即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作菡萏於白石之面。餘湯遙連相屬。下鑿石作暗竇。透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湧出。灌注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李尚僊

李鄴侯好尚僊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之事。吳人顧況師事李先生。得先生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相識。遂待以殊禮。及鄴侯卒。況感其知遇。作海鷗詠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詩曰。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夷奈爾何。

牛李相善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笑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因銜之。自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為憲司所覆。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事遂寢。

六籍奴婢

劉蕡精於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爾。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劉趙誑惑

武宗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玄淨力排釋氏。武宗既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歸真於海南。玄洛戮于市。

胥徒傲書

中土士人。不尚札翰。多為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吏故。

院中胥尤所做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曲江變異

賈君云。長安老婦說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為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已日。亦為士女泛舟之所。

白公墓

白傳葬於龍門山。河南尹盧正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側。今猶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長安記

賈君云。僖昭之世。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薦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出居鄠杜間者。室廬相比。又說京兆戶民尚鬪雞走犬之戲。習以為業。罕有勤稼者。蓋豪蕩之俗。猶存餘態爾。

金天預報

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決旬而後定。明

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為賊火所焚。壞其門觀。

龍岡遺址

賈君嘗至永興軍北。登龍首。歷覽宮闕遺址。蔓草荒涼。無復餘物。羽林軍射堂舊基之側。仇士良乞致仕碑。巍然猶在。又說瀟澹間。舊朝仕族。塋域相接。故墓碑表立列。植如林。離亂已來。無有存者。惟魚朝恩神道碑。在澹水驛路之側。薦經寇兵。更無損缺。其故何哉。今為里民王氏者所有。覆以華椽。打本販賣。僅至殷富。

其碑即德宗朝所立翰林學士

吳通玄撰又通玄弟學士通微書也

李贊皇

李贊皇。諡贊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於平泉莊致構伐叛亭。以自旌焉。

獻疏議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第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義山之辭也。

司空隱舊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其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

于此山北巖之上有瀑水注流谷中。溉良田數頃。至今為司空氏之莊宅。子孫猶存。
賈公穿井

滑臺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墊之患。貞元中。丞相賈公始鑿八角井於城隅道旁。以鎮河水。自是郡邑無復飄溺之禍。咸通中。刺史李種具以事聞。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從事韋岫紀事迹于碑石。

文中子議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當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元後數年間。文明繼理。而王氏六籍寢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劉禹錫嘗撰宣州觀察王贊神道碑。盛稱文中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文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儒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祖師詩

賈君嘗自說太原軍。前銜命至永興。軍催發馬草。舍於菩提寺。寺僧有智滿者。言祖師弘道。天寶末為寺主。值祿山犯關。王右丞為賊所執。囚於經藏院。與右丞裴迪密相來往。裴說賊會蕃漢兵馬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遂為詩二絕。書於經卷大

麻紙後祖師收得之相傳至智滿。賈君既獲披閱遂錄得其辭云。菩提寺禁所。裴迪來相看。說賊等在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舉聲。一時泣下。私為口號。示裴迪。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示裴迪。安得捨塵網。安得辭世喧。翛然策藁杖。歸路向桃源。

李氏琴製

賈君云。嵩山僧如寂。嘗收得李汧公百衲琴。製度甚古拙。而音韻清越無比。龍池中。有題記處云。先相公蓄七面琴。元和五年孟秋月初。命三節道士吳大象。口仍續題詩云。洛水多清泚。嵩山有白雲。聖朝多隱逸。時得詠南薰。

王鐸致禍

王鐸就解諸道都統。乞歸河北養病。肩輿就路。妓女數百人擁從前後。觀者駭目。道出鎮州。主帥迎接甚謹。初鐸之入朝也。李山甫方為鎮州從事。勸主帥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

云。仙人掌者。蓋絕地之上。群壑聚會之所。石色頽然。望之適類其掌爾。自開路仰瞻。高才盈尺。濶四五尺。

澄泥硯

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沙泥之細者以入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

瓦硯

又鄴郡三臺舊瓦。其大有維箕之狀。耕者往往得之。斲為硯。則愈于澄泥矣。賈君嘗於鄴僧處求得半口。全然與瓦不類。厚二寸許。色如蒼石。以物徐擊。有聲絀然。予就館穀親見之。

虞美人草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有好事者唱之。竟日兩葉相撫亦不止也。或唱他詞。則寂然不動。賈君親曾見之。又言濠州刺史郭某。江南人。亦曾見之。

方俗等差

子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麵而食。罕致壅熱之患。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雖在羈貫。其啖附子。如啖芋栗。



陶朱新錄

馬純子約撰

樸椒翁。單父人也。建炎初。避地南渡。既而官遊不偶。以非材棄。遂僑寄陶朱山下。藜羹不糝。晏然自得。雖不足以語避世無悶之道。其山澤之癯乎。因搜今昔見聞。褒綴成秩。目曰陶朱新錄。凡譏訕詩謔。悉不錄焉。紹興壬戌孟夏序。

紹興間。臨安府教授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世通醫。常以藥施人。知可既獲納薦。將試之夕。夢人遺詩云。藥餌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喝六作五。莫曉所謂。已而預禮部奏名。廷試中第六名。陳祖言下名樓材。俄以文理優長。升作第五。果符所夢。唱名曰。殿上傳呼。謂之臚傳。故云呼盧。借為臚也。

呂吉甫。知維揚。曰。有呂川者。賣詩於市。句有可採者。常與吉甫賡和。有贈吉甫姪注少卿詩。注好道清修之士也。詩云。峨眉月浸千秋雪。太華峰搖十丈蓮。一見坦平玉清客。雪蓮聲價頓銷然。又有贈致仕郭朝儀詩云。漫道任公釣有神。六鼇無迹海生塵。甯知靜卧南窗下。蘭菊任爭秋與春。

有人題詩於太行山石壁上。或以為仙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持一杯天地小。醉卧

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山曉。

王將明作館職時。夢隨一道人行山間。長松夾徑。松根有故竈遺址。俄至一室。塵埃盈尺。壁上掛一拄杖。僧笠道人拂壁間塵。有詩云。白髮高僧苦愛山。一瓶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動一念。從此松根竈闕道人曰。此汝昔所居也。將明意欲留。曰。未可。遂覺。次日。館中曝書。偶取一小說。其間記婦人窺井生子事。話其夢於眾。

靖康間。京城破。有賣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子女之畜。嘗題一絕於壁云。愁見干戈起四溟。恨無才術濟生靈。不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平方始醒。

內侍童師敏。貫之養子也。為太師蔡京府承受。每有奏請。傳達御前。政和六年。春。師敏從駕過延福宴飲。是日不果到府。第以狀申白京。京以絕句答之云。聞說羣花爛漫開。知君醉賞不能來。臨風對酒空惆悵。不得相從把一杯。後十餘日。上召輔臣曲宴焉。

蔡京作相。大觀間。因賀雪。賜宴於京第。庖者殺鷄子千餘。是夕。京夢羣鷄遺以詩曰。啄君一粒粟。為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下筯嫌不足。不惜充君庖。生死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京由是不復食。

史徽東美。大觀間。題南京道河亭上云。穀雨初晴。綠漲溝。落花流水共沉浮。東風莫掃榆錢去。為買殘春更少留。

靖康間。京畿士人。往往南竄。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字書青。婉留題於壁云。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思當日鶯鶯事。獨立東風霧鬢斜。

張或字景安。文潛之子也。俊邁有家聲。一日赴調。得蔡州榷山市易務。方欲出京。當宣和間。景龍門燈火極盛。見公道自潁昌來。潛觀過之。途景安欲拜而止之。曰。豈非小字僧哥者乎。曰。是也。乃邀登酒樓。飲酣。贈以詩曰。壁水衣冠明玉雪。市樓風月話江湖。莫學羣兒敗家法。入門無不曳長裾。景安建炎中為陝府教授。

吏部侍郎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氣羸多病。所服率鐘乳丹砂。睡則多異夢。於園囿游處動作。別是一塵寰也。多向骨肉言之。醫者引神農書云。臟虛多夢。亦不以為異。宣和間。一夕夢少年後升酒樓飲酣。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姬後生子名章。為廣南郡倅。

張垂崖與傅逸人有舊。誘之仕。傅曰。薦己是相許也。遂止。開寶中。張與傅會於韓城。

終夕談話。諸隣病瘧者皆不發。故垂崖公有詩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傳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又予外祖母文氏。潞公之女也。凡見潞公花押。必剪收。云能愈瘧疾也。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目司馬溫公者。因作冤牛文曰。華州村民。往歲有耕山者。日晡疲。某遂枕犁而卧。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嗚呼。觀此可以見矣。天下之害。甚於鬪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猜。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僵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咎。固有忠義獲罪。言猶諒夫。客有目牛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冤牛云。又自跋云。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既遠。